

种下一棵鲁冰花

■董雪丹

种下一棵鲁冰花，好像种下了一首老歌，常常有歌声从心里向外飘：“天上的星星不说话，地上的娃娃想妈妈；天上的眼睛眨呀眨，妈妈的心啊鲁冰花。家乡的茶园开满花，妈妈的心肝在天涯；夜夜想起妈妈的话，闪闪的泪光鲁冰花……”

第一次在春晚上听到这首歌，不知道“鲁冰花”就是一种花，更想不到，多年之后它会出现在我办公室的花盆里。

种下一棵鲁冰花，同时种下了许多好奇：它什么时候开花？会开出什么颜色的花？它的花语是什么？

查阅了一下，鲁冰花又叫羽扇豆，在5月份的母亲节前后开花，色彩丰富，香味迷人。鲁冰花的花语：母爱、幸福、苦涩、悲伤。

母爱，对鲁冰花附加的这种涵义，一点儿也不让人意外，自从第一次听到以鲁冰花命名的歌，就觉得它是一种“母亲花”。母爱，是让人感到最幸福的一种爱，所以，它的花语中有“幸福”，自然也不让人意外。

看到“苦涩”、“悲伤”两个词语时，还是猛然一惊，但随之就是一种释然：悲苦和幸福原本就是一个硬币的两面，不可分割，就看你看到哪一面。走过苦涩，体验过悲伤，才会更懂得珍惜幸福吧。或者说，对悲苦的体验有多深切，对幸福的感知才会有多强烈。母亲也往往是一家之根，心甘情愿地把辛苦深埋，只待开出各色花朵，就是“根”的幸福。想起许多人喜欢用“含辛茹苦”来形容母亲带大孩子的不易，那看着孩子健康成长的幸福，就是“辛”与“苦”的另一面吧。



说了这许多，其实都是一些天马行空的胡思乱想，其实就鲁冰花名字的来源，网上有这样一种说法：“Lupin”在希腊文里是“悲苦”的意思，鲁冰花的种子很苦涩，含在嘴里，让人看起来是一种很痛苦的样子，因此它的花语是“苦涩”。还有一种说法是：“鲁冰花”来源于客家话“路边花”的谐音，被台湾客人人视作“母亲花”。

种下一棵鲁冰花，好像也种下了一种怀想，重新打开那首老歌，一听，再听，才发现经过岁月的磨砺，打动我的不再是那几

句熟悉的歌词，而是这样的几句：

当手中握住繁华，
心情却变得荒芜，
才发现世上一切都会变卦；
当青春剩下日记，
乌丝就要变成白发，
不变的只有那首歌，
在心中来回地唱……

是啊，当“乌丝就要变成白发”，当自己的孩子也慢慢长大，才更加深切地懂得，母亲对孩子的爱，永远都不会变卦。

明天吧！明天

■郭丽

读龙应台的《目送》，她写父亲的老去，写失陪的悔。我想：我不要这样等着去后悔！幸好，我，还有很多机会。

抄起手机，打给独自在家里的父亲。嘟嘟几声之后，冰冷机械的一个女声：

“你所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”。

知道他慌忙接电话时又触到了挂机键，我再拨。耐着性子听手机“嘟——嘟——”响，心里想：这次不能再点错吧！

父亲和很多老年人一样，接受新事物很慢。他很想学电脑，我们就先教他开手机。在反复演练加实际操作数次之后，我去洗菜。十分钟后，他一脸无措地说：我找不着关电脑的那个“圆”了。于是，我们放弃教授，任他表现出千般向往，只当不明白。

然而，手机不得不教会他用。起初是那种键盘手机，费了很大劲，我们竟然教会他认识了“绿色的接电话，红色的挂电话”。奇迹般地，几年后父亲还学会了发短信。

那天开教师节表模会，为了安抚我对不公待遇的不满情绪，领导让我作为优秀代表发言，发言要点是“歌功颂德”。我心想：你们可真找对人了。我郑重的坐在主席台上，却只在话筒前制造了微弱的“喂喂喂”声。

下得台来，我收到一条短信：你的普通话很好！就是声音小了点。这是目前我收到的父亲唯一的一条短信。

手机更新换代很快。父亲对我们的智能手机大感兴趣。我说：“给你买一个吧，不贵。”“不要不要，这个好着哩”。他手里，是我给他买的一部老年机。

他仍好奇我们的智能机。暑假前，我换手机，旧手机拿回家，他

乐呵呵地接受了。一点点，耐心教他使用。

“会了吗？”

“不就这个嘛！会啦！”

再回家，母亲说：“让你爸还用旧手机，这个不会接也不会打的。”

他不同意，手机上网看新闻的功能，吸引了他。他拿了手机出来，我再教几遍。

几次三番，我竟想出了一个主意：我把接电话的方法录成语音，设为铃声，现场指导。他终于能接电话了。

然而，这样的“现场指导”也时常失灵。电话再拨过去，又是那冰冷的女声，而且，很快来了短信：我在开会！不便接听，一会儿打回去！短信是我当初使用那部智能手机时设置的自动回复。他又按错键了。

“教了那么多回！怎么就那么——”还好，终没把那个忤逆的字说出口，却也丢了手机，不再去拨。

尚在烦闷，电话却拨了过来。

“怎么又不会接电话？不是教你很多次了吗？”话出口，便后悔，就努力放软了语气，“还没吃饭吧！别自己做了，等会儿我回去做。”

“别回来啦！我自己做点好啦。”

我知道，不好。

从小学教师的岗位上退休的父亲，生活自理能力为零。之前，他唯一会做的是“电水壶烧开水”，如果开水算食物的话。另外，他永远不知道自己的衣物放在何处，甚至不知道除了身上穿的那件，他还有其他的衣服。

今年新学期开学，父亲退休，外地工作的妹妹说：“妈，您给我们带孩子去吧。”

父亲大包大揽：“去吧去吧，我一个人

在家没事！”

“我很忙啊！没时间照顾你！”我知道那后果很严重，急忙撇清。

“妞妞太小，得有个人看着，我自己没事。”

“您真的能照顾自己？”

“能。”

“那，我很忙啊，不一定有时间照顾你。”

我知道他不能，可是，我假装相信他能。骗不过自己时，我就撇下老公及儿女，赶回去，匆匆煮顿饭，父女二人默默对坐，吃完，心里又怀着对老公儿女们的愧疚，匆匆赶回。身心俱疲。

下次，我便在家煮了饭，留儿女在家吃饭，叮嘱姐姐照顾弟弟。饭盒盛了饭，匆匆送去。出发前打过电话，父亲早在胡同口的冷风里等我，家里的黄狗“炸毛”陪在身边，欢快地拼命朝我摇尾巴。

父亲接过饭盒，说：“以后别送了，我自己做。”

我又耐不住性子道：“你要真能自己做，我还会来送呀！”

父亲听出我的不快，默不作声，满脸的歉意。

我在心里骂自己：又犯浑。

第二天。

早上，我要上早自习，没时间做饭，我就不去送啦！

中午，忙了一上午，太累了！打个电话吧：“嗯。您自己能做饭啊！那我不回去了。”

晚上吧！晚上又下雨了！

明天吧！明天……

虔诚的守望者

■马奔

年 被鞭炮炸飞了
随车轮滚落很远
小村顿时瘦了
院子里的沸点变成了冰点

你把自己反锁在小村
守望着
那张刻满沧桑的额头
和充满稚气的脸
还有那片
承载历史的荒原

你 操起一把刻刀
一边雕琢大地
一边雕琢心灵

麦田作证
小溪作证
风雨作证
星月作证
还有
那些大大小小的眼睛作证
你的作品
长成了不朽的记忆

瞧
小村深处
又升起一缕炊烟



春晨

■刘忠全

鱼儿咬破了河水
竹笋拱破了家乡的小路

村路口——
欢叫着声声布谷……

滑进村头的晓月
不知何时，化作
耕牛头上弯弯的长角
雄赳赳，古朴威武

吐翠的枝条
大胆地伸向天空
伸向季节
伸出无数放肆的根须
紧抓黑黝黝的富庶

这是该抓紧的季节呀
每一双勤劳的手里
已分配到春晖，雨露
星粒般的希望
播在云霞般的沃土

田野上
遍地无名的小花
悄悄地，散布着
许许多多彩色的祝福